

僧齐己《白莲集》版本考

周小艳

内容摘要:在《白莲集》现存各本之中,柳金抄本直接抄自宋本,价值最高;何焯藏明抄本直接源自柳金抄本,最接近柳金抄本原貌,又经何焯据杨南峰家抄本校勘,不仅改正了柳金抄本一些明显讹误,并可由其校勘记推知杨南峰本面貌;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与柳金抄本异同颇多,可能均出自辗转传录,而非直接抄录自柳金抄本,然柳金抄本之阙文,三本皆备,亦不失资证价值;张氏藏清抄本和顾一鹗跋本皆来源于冯班家抄本,辗转抄录,讹谬多些;毛氏汲古阁刻《唐三高僧诗集》与柳金抄本虽时有异同,然其为现存《白莲集》最早之刻本,亦不可忽;《全唐诗》和《唐百家诗》亦悉录僧齐己之诗,可与《白莲集》互见,并增补遗诗。

关键词:《白莲集》 冯班 何焯 柳金 《唐三高僧诗集》

僧齐己《白莲集》十卷,宋刻本至明代即已湮灭,自汲古阁刻《唐三高僧诗》本外,别无旧刊本。诸家所传者皆抄本,行间脱字甚多。钱谦益藏有一影宋抄本,朱笔补录缺字,已佚;另有一本为柳金抄本,亦据宋本抄录,柳金跋,并附《风骚旨格》一卷。现存明、清抄本,尚有冯班家抄本、明曹氏书仓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、顾一鹗所藏清抄本和涵芬楼印行本等,诸本均来源于柳金抄本。柳金抄本直接抄自宋本,在现存各本中最古;何焯藏明抄本直接源自柳金抄本,最接近柳金抄本原貌;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与柳金抄本异同颇多,可能均出自辗转传录,而非直接抄录自柳金抄本,然柳金抄本之阙文,三本皆备,亦不失资证价值;张氏藏清抄本和顾一鹗跋本皆来源于冯班家抄本,辗转颇多,故讹谬亦多。然在论定各本之版本价值之前尚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证:一、国家图书馆著录柳金抄本《白莲集》和何焯藏明抄本《白莲集》,何本为柳金手书;二、何焯藏明抄本与冯班家抄本,何本为何焯手校;三、冯班是否抄校过《白莲集》。下面就这三个问题逐一考辨。

一、关于柳金抄本《白莲集》

国家图书馆藏柳金抄本《白莲集》和何焯藏明抄本《白莲集》均称为柳金

手抄本,然柳金手抄两本的可能性甚微,当只有一本为柳金手抄本,另一本为过录本,那么两本之中何本为柳金手抄呢?

傅增湘曾藏有柳金抄本,曰:“是书明抄本,九行十八字,前有孙光宪序。《风骚旨格》前有柳金跋五行”;有“‘钱后人谦益读书记’、‘季振宜印’、‘苍苇’、‘季振宜读书’朱文印,‘金氏文瑞楼珍藏记’白文印”;“卷中宋讳如殷、敬、玄、匡、恒、贞字,咸缺末笔,可为源出宋刻之证”。又云其于得书之翌日,举行祭书之会,“因与祭诸公题名册首,余亦撮述源委,缀言于后。”^①

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嘉靖八年(1529)柳金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,《风骚旨格》一卷。每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,无格。卷中宋讳字,咸缺末笔。有孙光宪《白莲集序》,《风骚旨格》前有柳金跋语。序页并有“钱后人谦益读书记”、“季振宜印”、“苍苇”、“季振宜读书”和“金氏文瑞楼珍藏记”诸印。序前有张宝祥题记,记录参加傅增湘祭书大典之情况,并云得见傅氏所藏之柳大中(金)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。此本虽无傅增湘跋语,然版式、印识及避讳等与傅增湘之著录悉数相合,又有张宝祥之题记可作佐证,则此本为傅氏所藏之柳金抄本,当无疑问。

国家图书馆另藏明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、《风骚旨格》一卷,行款亦为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,无格,钤有“何氏藏书”等印识。目录后何焯跋语,曰“此本乃嘉靖八年金阊柳金得北宋刻传写者”。以下称此本为何焯藏明抄本。

何焯云此明抄本为柳金得北宋刻传写者,细检此本之行款,与国图著录之柳金抄本同,并卷中避宋讳之缺笔悉同。然此本无傅氏记载诸钤印,每卷卷首、卷末却有“何氏藏书”之印。此本与国图著录之柳金抄本亦有不同:如国图著录之柳金抄本及其他抄本卷十目录有“夏日城中作二首”,何焯藏明抄本阙“夏日城”三字;另,国图著录之柳金抄本,目录的卷十最后两首诗为《送僧归日本》、《庚午岁十五夜对月》,而此本之目录无这二首诗。再检其他抄本《白莲集》目录悉有此二首诗。而诸家抄本均来源于柳金抄本,可知何焯藏明抄本非柳金手抄本。通过与柳金抄本《五代史补》和《贞居先生集》相比较,除去卷四、卷五等殊异之处,可以发现国图著录的柳金抄本为柳金抄录的可能性更大^②,而何焯藏明抄本乃为后人据柳金抄本抄录,何焯跋语有误。

二、关于何焯校本《白莲集》

国家图书馆藏本中,录有何焯跋语的有三个本子:一本为上文所言何焯藏明抄本,卷首、卷末均有“何氏藏书”印识;一本为清抄本,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四字,无框格,无目录,卷前有“阳城张氏省训堂经籍记”、“广圻采定”等印识

^①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641页。

^②国图著录之柳金抄本前后字体不一,卷四、卷五与前后殊异,显非一人抄录,或原本阙失,卷四、卷五乃后人补配;抑或出自不同抄手。

(以下称张氏藏清抄本);一本著录为“明末冯班家抄本(卷三、卷六配清抄本),清何焯校并跋,丁祖荫跋”,行款为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,左右双边,白口,黑鱼尾。《白莲集序》及各卷卷首之“白莲”二字上均加盖“上党”印章,《风骚旨格》卷末加盖“上党冯氏私印”印章。每卷卷首书“冯斑”、“冯彬”、“冯辩”、“冯賁”、“冯彰”等字,并有“一字虎”、“上邨”、“上邨冯氏私印”、“钱曾之印”、“嘉荫”、“兆玮审定”、“文登于氏小漠觞馆藏本”、“汉月”、“光宇”、“彭城”、“一字虎”、“上邨”、“上邨冯氏私印”、“忠孝之家”等印识(以下称冯班家抄本)。则此本曾经钱谦益、冯班、钱孙保、钱曾、何焯、汪士钟、于昌进收藏,罗振常、傅增湘经眼。

冯班家抄本《风骚旨格》卷末有何焯跋语两则,一跋墨迹清晰可见,曰:“《白莲集》十卷,定远先生所手校。后转入钱遵王家,蒋三扬孙得之以赠余。余正素无善本,一旦得此书,遂居其甲,喜而识其所自。康熙壬申六月何焯记。”一跋墨色脱调严重,只能辨认几字。幸傅增湘先生曾藏有此本,抄录了何焯的两篇跋语,并云第一篇跋文为墨笔书写,第二篇跋文为黄笔书写。现据傅氏所载,补完何焯黄笔跋文:“此本乃定远少年时所阅,虽优于汲古阁刊本,然亦未有宋刻精校。康熙戊子,复借钱楚殷架上牧斋旧藏本参校,庶为善本,可资后来学吟者涉猎矣。长至后五日灯下焯又书。”^①

何焯藏明抄本和张氏藏清抄本所录何焯跋语大体相同,曰:“此本乃嘉靖八年金闾柳金得北宋刻写者,冯定远校过。壬申夏日,蒋三扬孙携以赠我,后有《风骚旨格》,差为可读。戊子长至从钱楚殷借得东涧老人所藏杨南峰(杨循吉)家抄本,遂详校一过,考去讹字百馀,庶乎善本矣。”在最后落款时,何焯藏明抄本曰“焯记”;张氏藏清抄本曰“何焯记”。

三本之跋语均称曾经冯班、何焯校勘,然张氏藏清抄本虽录有何焯跋语,却通篇未见校改痕迹,可排除其为冯班、何焯校本的可能。而冯班家抄本和何焯藏明抄本均丹黄甲乙,斑然可见,那么两本孰为冯班、何焯所校?或两本同为二人所校?又或一本为二人校本,一本为抄录校本呢?

要解决这些疑问,首先要判定冯班家抄本和何焯藏明抄本之何焯跋是否为何焯手书。通过比较字迹,冯班家抄本之何焯跋语应为何焯手书。又,冯班家抄本之丁祖荫跋语曰:“钝吟少年所校,多从己意,得义门校宋书,遂称善。”傅增湘亦曾见冯班家抄本,曰:“昔戊午岁,沪上蟬引庐罗子经君寄示旧抄一册,系何义门手校,所据为钱牧斋藏本,复经冯定远校过,转入钱遵王家。”^②傅增湘和丁祖荫的跋语正可与何焯跋语相互印证,即冯班家抄本为冯班手校,复经何焯校补,且此本曾归述古堂所有。前已言明此本卷首有钱曾印章,确经钱曾述古堂收藏。另,关于冯班家抄本之批校情况,罗振常的《善本书所见录》亦有记

^①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109页。

^②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第1109页。

录。其称,冯班家抄本有朱、黄批校,黄笔为何焯校勘,朱笔为冯班校勘。检此本之校勘确有朱、黄两种,则此本曾经冯班、何焯手校的可信度更高。

然何焯藏明抄本之何焯跋语又似不伪,且此本有何焯印识可为资证。傅增湘的另一段话,似有助于解开谜团,其曰:“义门校书,常有复本,……若《长吉诗》、《中兴间气集》、《极玄集》等,皆不止一本。”^①又冯班校书亦常有复本,如冯班评校《瀛奎律髓》即有三、四本之多。再检两书卷中校语,相互印证之处颇多。则冯班家抄本和何焯藏明抄本当均为冯班、何焯所校。

冯班家抄本之校改总计有 52 处,其中在原字上涂乙者 36 处,在原字边校注者 8 处,校补原本之阙文者 8 处。考此本之校改,大都改正了冯班家抄本原抄的讹错,还是很有价值的。

首先,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均不阙字而冯班家抄本阙字者有 12 处 12 字,其校补阙文 8 处 8 字,校补后与诸本同。如:《东林作寄金陵知己》“泉滴胜清□,松香掩白檀”,冯班家抄本校补入“磐”字,校补后与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同;《山寺喜道者□》冯班家抄本校补入“至”字,校补后与诸本同;《读岷山碑》“那堪望黎庶,□地是疮痍”,诸本皆作“匝”字,冯班家抄本校补入“匝”字;《贺行军太傅得白氏□林集》冯班家抄本校补入“东”字,校补后与诸本同;《谢橘洲人寄橘》“霜□露蒸千树熟,浪围风撼一洲香”,冯班家抄本校补入“裹”字,校补后与诸本同;《苦寒行》“杀物之性,伤人之欲,既不能□绝蒺藜荆棘之根株”,冯班家抄本校补入“断”字,校补后与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同;《祈贞坛》“何当断欲便飞去,不要九转神丹□精髓”,冯班家抄本校补入“换”字,校补后与诸本同;《吊汨罗》“更有逐臣,于□葬魂”,冯班家抄本校补入“焉”字,校补后与诸本同。

其次,改正了冯班家抄本抄录时的部分讹误。如,《寄三觉山从益上人》诗,冯班家抄本作“三觉寺”,校改为“三觉山”。考,《四部丛刊》本和曹氏书仓本虽作“三觉寺”,然题目后有小题注云:“又云三觉山”,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、汲古阁刻本和《唐百家诗》均作“三觉山”,并齐己另有《游三觉山》诗,所以此处为“三觉山”应更确。《寄南徐刘员外二首》“海边山夜上,城外寺秋寻。”冯班家抄本原作“城上寺秋寻”与柳金抄本和何焯藏明抄本同,校改为“城外寺秋寻”。考,上句为“海边山夜上”,下句再云“城上”似为不妥,且“城上寺”作何解?不若“外”字妙。《病起见秋月》“惜坐身犹倦,牵吟气尚羸。”诸本皆作“羸”,冯班家抄本作“应”,校改为“羸”。考,“羸”字照应题目“病起”和上句之“倦”字,而“应”字不知作何解,故当为“羸”字。《荆渚寄怀西蜀无染大师兄》“大洩心付白崖前,宝月分辉照蜀天”,诸本皆作“洩”;冯班家抄本作“伪”,校改为“洩”。考,“大洩”即为大洩山,乃齐己禅寺所在之地,

^①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,第 967 页。

“大伪”不知作何解,当为抄写之误。《沙鸥》“何如飞入汉宫去,留与兴亡作典经”,诸本皆作“亡”;冯班家抄本作“忘”,校改为“亡”。“忘”字误,当为“兴亡”。《赠岩居僧》“石如麒麟岩作室,秋苔漫坛净于漆”,诸本皆作“苔”,冯班家抄本作“坛”校改为“苔”。考,句中已有“漫坛”再作“秋坛”语意颇怪,作“秋苔”则合诗意,词意亦可解。冯班家抄本直接在原字上涂乙者,校改大都准确,而原字与校改字可两存者,其大都以旁注的形式出之,校勘态度是颇为严谨的。

何焯藏明抄本总计校勘 65 处,其中直接在原字上涂改者 54 处;在原字旁边校注者 6 处;增补原本之阙文者 5 处 24 字。考何焯藏明抄本之校勘价值主要有三方面。

第一,校补了部分阙文。柳金抄本原阙 39 字,何焯藏明抄本亦阙,而冯班家抄本除《送刘蛻秀才赴举》与柳金抄本一样同阙 5 字,剩余 34 字不阙(其中 32 字《四部丛刊》本和曹氏书仓本亦不阙)。何焯据杨南峰抄本校勘时补入 6 处 29 字,补后仅 2 处 6 字与冯班家抄本和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不同。其为:《赠念法华经僧》诗“念经念佛能一般,爱河?处生波澜”,何焯校补为“无”字,冯班家抄本和《四部丛刊》本作“竭”字。卷一《送刘蛻秀才赴举》“百发百中□,□□□□年”,柳金抄本、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诸本皆空阙,惟何焯藏明抄本补入为“百发百中菽,临场决胜年”。其余 23 字均与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和曹氏书仓本同。

第二,校改了柳金抄本并何焯藏明抄本部分讹误。柳金抄本虽出自宋本,然或由宋刊本身即有瑕疵或柳金抄录时疏漏,仍有个别字词颇可商榷。何焯藏明抄本在据柳金抄本抄录时将可商榷处原封不动地过录下来,何焯校勘时发现并予以校正。如,卷三《江令石》是“贪向深宫去,死同忘国休”,柳金抄本和何焯藏明抄本皆作“忘”,何焯校改为“亡”字。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、《唐三高僧诗集》、《全唐诗》皆作“亡”,而从通篇的语境来看也是应作亡。卷六《岁暮江寺住》“风雪军城外,蒹葭水寺中”,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作“水寺”,何焯校改为“古寺”。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、《全唐诗》皆作“古寺”。“水寺”不知何解,“古寺”为当。《书李秀才壁》“我有闲来约,相看雪满殊”,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皆作“殊”字,何焯校改为“株”字。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、《全唐诗》亦作“株”。“雪满殊”未知何意,当为“雪满株”。

第三,考见记录了杨南峰家抄本与柳金抄本异同。从现有资料来看,《白莲集》比较早的版本,主要有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记载的钱谦益藏影宋抄本和柳金抄本,两本俱据宋本影录。何焯从钱楚殷处借得的杨南峰家抄本,很可能即为《敏求记》所言的影宋抄本。首先,何焯从钱楚殷处借得的杨南峰家抄本,曾为钱谦益所藏,后归钱曾,故何焯能从钱曾之子楚殷处借得此本。其次,钱谦益藏影宋抄本仅为《白莲集》十卷,没有《风骚旨格》,而何焯藏明抄本仅《白莲集》卷中丹黄甲乙班班可见,《风骚旨格》则未见批校痕迹。此种情况,可能有

三种原由:一种是杨南峰家抄本仅为《白莲集》十卷而未附《风骚旨格》。一种是杨南峰家抄本附有《风骚旨格》但与柳金抄本和何焯藏明抄本并无区别,所以何焯藏明抄本《风骚旨格》未见批语。但冯班家抄本《风骚旨格》卷中却有批语。虽然不知何焯校勘冯班家抄本《风骚旨格》所据何本,但所据之本亦当直接或间接出自宋本,又与柳金抄本颇有异同。另,杨南峰家抄本《白莲集》与柳金抄本差别亦不甚少,何焯藏明抄本之何焯校勘记中斑然可见。所以,杨南峰家抄本《风骚旨格》与柳金抄本零差别的可能性很小。一种是杨南峰家抄本附有《风骚旨格》,但何焯未校勘。何焯在校勘冯班家抄本《风骚旨格》时,不仅校勘了文字的差异,并加注了诗句出注。以此种校勘态度,岂能看见杨南峰家抄本《风骚旨格》而置之不顾?综之,何焯据以校勘的杨南峰家抄本,很可能即为《读书敏求记》所言的钱谦益藏影宋抄本,此本仅有《白莲集》十卷而未附《风骚旨格》。

惜此本不存,幸何焯藏明抄本校语中为我们考见杨南峰家抄本留下了些许线索。何焯校勘时或改或注,保留了两本的异同。如,卷一《蝴蝶》诗,现存诸本皆作“桃蹊牵往复,兰径引相从”,何焯校改为“兰径引过从”;《送迁客》诗,现存诸本皆作“应想尧阴下,当时獬豸头”,何焯校改为“应想尧庭下”;卷二《归雁》诗,诸本皆作“湘川一夜空”,何焯校改为“潇湘一夜空”;《老将》诗,诸本皆作“逐虏与平戎”,何焯校改为“破虏与平戎”……我们很难断定哪字善哪字不善,故均可两存之。从中我们可得知,杨南峰家抄本与柳金抄本皆源自宋刻,大体相类,又稍有不同。

三、冯班抄本《白莲集》考

《居易录》卷十五云:“僧齐己《白莲集》十卷、《风骚旨格》一卷,有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赐紫金鱼袋孙光宪序。嘉靖己丑柳金跋云,‘元书北宋刻,传世既久,淹灭首卷数字,当俟善本补完,与皎然、贯休三集并传之。’常熟冯班抄本。”《香祖笔记》又云:“齐己《白莲集》至今尚传,余尝见海虞冯氏写本,篇帙完好,略无缺佚。”可知,王士禛曾得见冯班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附《风骚旨格》一卷。然检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,除国家图书馆外,其他均未见有著录冯班抄本《白莲集》者。此本卷末有丁祖荫跋语一则,也记录了王士禛《居易录》和《香祖笔记》中关于冯班抄本《白莲集》诸语,不俱录。然其对此本是否为冯班所抄提出异议,曰:“是此本抄于冯氏,藏于钱氏转而入于蒋、于何,最后为汪、为于,藏度源流,历历可数。惟‘汉月’一印,视冯略早。藏师入主三峰,乃在万历中叶,其果出于冯氏传写?抑为清凉旧帙?冯氏无辞,不足征也。”

丁祖荫虽历数此本“抄于冯氏,藏于钱氏”的藏度源流,但对于此本是否为冯班手抄,还是持怀疑态度的。如丁氏所见,此本虽有冯班的印识和校语,然并无冯班跋语,且卷首有“汉月”和“光字”两枚印识,似略早于冯班。丁祖荫

于《夜坐》诗附纸曰：“汉月禅师名法藏，字於密，无锡苏氏子，万历庚戌（三十八年）入主三峰。袁光字，字元让，号养冲，万历丙戌进士（十四年），丙申卒（二十四年），尚在汉月来虞之先。”虽然丁祖荫对“汉月”之印提出质疑，然其出现在冯班抄录之后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冯班生于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，汉月来虞在万历八年，彼时冯班8岁，虽尚年幼。然汉月卒于崇祯乙亥即1635年，时冯班年33岁。汉月入主三峰至其卒之间，冯班还是有可能与其交往的。故以“汉月”之印来验证此本非冯班所抄，实则站不住脚。然如“光字”之印果出于袁光字，其卒年为万历丙申（1616），时冯班尚且14岁，则此本为冯班抄录后由其经眼的可能性甚微。又，何焯和傅增湘皆言此为冯班校本，未提为冯班抄本，故很难论定此本为冯班抄录。另，此本之字体与国家图书馆藏冯班抄本《玉台新咏》和上海图书馆藏《王右丞集》迥异，非出自一人之手。故国家图书馆藏冯班家抄本，当非冯班亲笔手书之本，仅为冯班校本。

四、《白莲集》其他各版本考辨

除上文介绍的柳金抄本、冯班家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和张氏藏清抄本外，国家图书馆尚藏有刘氏嘉荫箴藏清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、顾一鶚跋清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附《风骚旨格》一卷、毛氏汲古阁刊印《唐三高僧集》本。复旦大学藏有明天启七年（1627）曹氏书仓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附《风骚旨格》一卷。另有涵芬楼藏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附《风骚旨格》一卷，已收入《四部丛刊》（以下称《四部丛刊》本）。

刘氏嘉荫箴藏清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，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无格，铃有“嘉荫箴”、“嘉荫箴藏书印”、“御赐清爱堂”、“刘喜海印”、“笥河府君遗藏书画”等诸枚印识。卷末跋云：“此集汲古阁毛氏曾刊入《唐三僧集》。”然检此本与诸本多有异同，殊不类。

毛氏汲古阁刻《唐三高僧诗集》录有《白莲集》十卷，半叶八行，行十九字，左右双边，版心刻“汲古阁”。卷首铃有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”、“丽农精舍藏书”、“北塘金氏收藏”、“董康印”、“江屏氏”诸印，卷末铃“长乐郑氏藏书之印”、“吴江余瑶网鉴藏书画图籍印”二印。序后有《梁江陵府龙兴寺齐己传》，卷末有毛晋跋和郑振铎跋。毛晋有两篇跋语，其二云得《白莲集》之经历，言其“先得《杼山》、《禅月》，未购《白莲》”。丙寅（1626）春杪，于其岳父康孟修东梵川处，得紫柏手书《樊川纪略》一幅，“又搜得《白莲集》六卷，惜未其全，忽从架上堕一破篋，复得四卷”。亦为紫柏手授遗编。毛氏所藏紫柏手抄本，傅增湘亦曾得见，并据柳金抄本校勘，云其“从柳大中处录出”，“卷五《渚宫莫问》诗十五首，次第既不同，而第一、第七、第十三首末句乃互相掺杂”^①得柳金抄本悉从更正。余检此刻本，录诗与柳本全同，当是源自柳金抄本。然此本

^①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第641页。

未有柳金跋语,并集中文字与柳本差异颇多,举其大者即如傅增湘所云《渚宫莫问》十五篇次第及末句掺杂之问题,并时有柳金抄本不阙字而此本阙字处。

顾一鸮跋清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附《风骚旨格》一卷,半叶十行,行十九字,左右双边,白口,单鱼尾。顾一鸮于卷首题记,云:“随园行篋书。是集为钱塘汪午晴太史家藏旧本。乾隆丙申余从事西江书局,与太史订忘年交,以此持赠,珍若百朋。”并有“顾一鸮印”和“西江书局校书”诸记。可知此本原为袁枚收藏,后转入钱塘太守汪午晴家,汪午晴赠予顾一鸮,后又转入瞿氏铁琴铜剑楼。瞿氏举以校毛本“正误甚多,《风骚旨格》亦未刻。”^①

明末曹氏书仓(曹学佺)抄本《白莲集》十卷附《风骚旨格》一卷,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一字,左右双边,版心书“曹氏书仓”。钤有“独山莫氏铜井文房之印”、“莫棠字楚生印”、“莫氏秘笈”、“苍虹经眼”、“王氏二十八审研斋秘笈”等印识,复旦大学藏。跋云:“天启七年仲冬,借绿斐堂(冯廷章)抄本录于一字斋中。虚舟子记。”则曹学佺抄本乃据虚舟子抄录的冯廷章抄本抄录。举此本与柳金抄本对校,文字虽有异同,但总体趋同,并亦抄录柳金跋语,知其亦源自柳金抄本。

《四部丛刊》本《白莲集》十卷附《风骚旨格》一卷,为“旧写本,十一行二十一字,卷十后有柳金识语,从柳金本出。”^②曾经傅增湘收藏。

《白莲集》现存之最早版本即为柳金抄本,以上诸家抄、刻本均与其有些渊源,兹足贵也。然其仍有诸多疏漏之处,亦应说明。首先,柳金抄本录诗807首,比孙光宪《白莲集序》所云810首少三首。其次,诗歌顺序偶有颠倒处。如卷二《答人寒夜所寄》诗,据目录应在《送人赴举》和《酬洞庭陈秀才》两诗之间,然柳金抄本在抄录时遗漏,将其补入第二卷卷末,并于《酬洞庭陈秀才》诗处,眉批云:“《答人寒夜所寄》诗在卷末。”最后,文字略有残缺,总计39字。据柳金跋语文中缺漏之处,实乃因其所据北宋刻本即已残缺。除此之外,文中又偶有因缺字或舛错致句意费解之处。如:卷五《伤秋》诗“名山未归得,可惜死江湖。”柳金抄本作“可死惜江湖”,殊不可解,应为抄录时致误。卷十《观李璩处士画海涛》诗,柳金抄本作“一挥一画皆筋骨,滉漾崩腾大鲸臬。瓦仙搓摆欲沉,下头应是骊龙窟”。“摆”与“欲”之间阙一字未留白;曹氏书仓本和《四部丛刊》本作“瓦仙搓摆□欲沉”;何焯藏明抄本和冯班家抄本校补为“瓦仙搓摆卜欲沉”;毛氏刻本作“一挥一画皆筋骨,滉漾崩腾大鲸□。□泉瓦仙搓摆欲沉”;《全唐诗》作“叶扑仙搓摆欲沉”。然句意均颇费解。《影宋唐人五十家小集》、《唐音统签》、朱警《唐百家诗》均作“叶样仙搓摆欲沉”,意较胜。

各家抄本抄录情况不一而足,差异较大。在所见诸本之中,何焯藏明抄本

①瞿镛: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九,见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(十),清代卷第四册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294页。

②莫友芝撰,傅增湘订补: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1077页。

最接近柳金抄本原貌,不仅版式、避宋讳缺笔、阙字悉同,并柳金抄本中诗歌顺序颠倒处亦同。如上所指卷二《答人寒夜所寄》诗,柳金抄录时遗漏,故将其补入卷末,何焯藏明抄本亦从其遗漏,抄于卷末。另柳金抄本与别家顺序不同者,何焯藏明抄本仍与柳金抄本同。如:卷二《夏日栖霞寺书怀寄张逸人》诗,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均在《古松》与《访自牧上人》不遇》之间,柳金抄本及何焯藏明抄本目录并正文均在《送友人游湘中》后;卷七《喜得自牧上人书》诗,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、冯班家抄本在卷末,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在《怀金陵知旧》和《惊秋》之间。

然何焯藏明抄本仍有偶与柳金抄本相异者9处9字,其中7处为个别文字之差异:《赠刘五经》“往年长白山,发愤忍饥寒”,柳金抄本并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作“饥”,何焯藏明抄本作“肌”;柳金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作《谢人寄诗集》何焯藏明抄本作《谢人寄新诗集》;《将之匡庐过浔阳》柳金抄本、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作“浔”,何焯藏明抄本作“寻”;《和昙域上人寄赠之什》“道寄虚无合,书传往复空”,柳金抄本、冯班家抄本作“无”,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、何焯藏明抄本作“元”;《夏日作》“燕雀语相和,风池满芰荷”,柳金抄本、冯班家抄本作“雀”,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作“省”;《赠樊处士》“有路未曾迷日用,无贪终不乱天机”,柳金抄本、冯班家抄本作“迷”,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作“谋”;《忆东林因送二生归》“可怜二子同归兴,南国烟花路好行”,柳金抄本、冯班家抄本作“兴”,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作“去”。另有2处为柳金抄本不阙字而此本阙字:《对雪寄荆幕知己》“江斋卷箔含毫久,应想梁王礼不经”,柳金抄本、冯班家抄本不阙字,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阙“不”字。《酬九经者》“江僧酬雪句,沙鹤识麻衣”,柳金抄本、冯班家抄本不阙字,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阙“句”字。十卷之书9字之差,已是十分难得,不必苛责。

在所见诸本中冯班家抄本的情况最为复杂。不仅抄录者扑朔迷离,并抄录时间、底本亦不甚明了。现虽无法考证其为何人抄录,然非冯班所抄,上文已证。关于抄录时间诸家跋语虽未言明,然视“光字”和“汉月”两印,如“光字”之印果出于袁光字,则其抄录时间至少要早于万历丙申(1616)年。如非,时间尚可后推,以汉月禅师卒年为限,也不会晚于崇祯乙亥(1635)年。至于所据之底本,虽抄录有柳金跋语,然其直接来源于柳金抄本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。因为此本中多有异于柳金抄本处,如上文所言柳金抄本诗歌顺序错漏处,冯班家抄本亦与其不同。并卷二《夏日栖霞寺书怀寄张逸人》诗及卷七《喜得自牧上人书》诗的顺序,均与柳金抄本和何焯藏明抄本异,而与《四部丛刊》本和曹氏书仓本同。

又,上文言柳金抄本阙文39字,此本除《送刘蛻秀才赴举》诗与柳金抄本同阙5字,其余34字悉存。如:卷一《新秋雨后》“静引闲机发,凉吹远思醒”,柳

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“静引闲机”四字，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不阙；卷十《君子行》“苟进不如此，退不如此，亦何必用虚伪之文章，取荣名而自美？”，柳金抄本阙“苟进不如此退”和“章，取荣名而自美”，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不阙；《升天行》“幢盖飘摇入冷空，天风瑟瑟星河动”，柳金抄本阙“摇”字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、冯班家抄本均不阙。《赠念法华经僧》“念经念佛能一般，爱河竭处生波澜”，柳金抄本阙“竭”和“生波澜”，冯班家抄本不阙；《谢徽上人见惠二龙障子，以短歌酬之》“我见苏州昆山金城中，金城柱上有二龙。老僧相传道是僧繇手，寻常入海共龙斗”，柳金抄本阙“苏州昆山”、“手寻常人”，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不阙。

另，诸本异同之处，其仅与柳金抄本同者为5处，仅与何焯藏明抄本同者1处，与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并同者为39处；仅与曹氏书仓本同者8处，仅与《四部丛刊》本同者1处，与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并同者为53处。即诸本中冯班家抄本与曹氏书仓本相同者为61处，与柳金抄本相同者为44处。就比重而论，其与曹氏书仓本更为接近。

《四部丛刊》本和曹氏书仓本虽也抄录了柳金跋语（《四部丛刊》本抄录于《白莲集》卷末，曹氏书仓本同冯班家抄本，抄录于《风骚旨格目录》后），然卷中诸本异同处多与冯班家抄本同，而与柳金抄本和何焯藏明抄本相异。不仅诗歌顺序与冯班家抄本同，柳金抄本阙文，二本只有两处与冯班家抄本不同，为：《赠念法华经僧》“念经念佛能一般，爱河竭处生波澜”之“竭”字，冯班家抄本不阙，曹氏书仓本阙，《四部丛刊》本原阙后为补入；《观李璠处士画海涛》冯班家抄本不阙字，曹氏书仓本和《四部丛刊》本阙。其余37字均与冯班家抄本同。另，就集中文字而言，两本与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差异更甚。两本相同而与柳金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相异者，多达159处，其中53处并与冯班家抄本同。

当然冯班家抄本、曹氏书仓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之间也略有相异，各有缺漏。如《四部丛刊》本没有孙光宪序，且三本皆有别本不阙字而此阙字之情况。然总体来说，曹氏书仓本与《四部丛刊》本更为相类，而与冯班家抄本差异多些。《四部丛刊》本与曹氏书仓本相同者为159处，相异者为27处，其中13处为《四部丛刊》本与诸本皆异者，14处为曹氏书仓本与诸本皆异者。冯班家抄本除了有62处与曹氏书仓本或《四部丛刊》本相同，另有45处与曹氏书仓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异而与柳金抄本或何焯藏明抄本同，又其还有43处与诸本皆不同。但相较《四部丛刊》本，冯班家抄本与曹氏书仓本更为接近。其与曹氏书仓本同者61处，与《四部丛刊》本同者54处。而其中53处为并与两本相同，即遇见曹氏书仓本与《四部丛刊》本不同时，其与曹氏书仓本相同处更多。

关于《四部丛刊》本和曹氏书仓本抄录所自，皆无相关著录，但曹氏书仓本所录虚舟子跋语记载了曹学佺抄书所自，乃为天启七年（1627）虚舟子所录

冯廷章抄本。从三本的同异来看,冯班家抄本和《四部丛刊》本很可能与曹氏书仓本一样源自于冯廷章抄本。只是不知其是否直接抄自冯廷章本,还是同曹氏书仓本一样抄录于虚舟子本。

张氏藏清抄本、顾一鶚跋本皆来源于冯班家抄本,因遇冯班家抄本与他本异同时,张氏藏清抄本和顾一鶚跋本往往与冯班家抄本同。如:卷二《赠曹松先辈》诗“闲游向诸寺,却看白麻衣”,柳鈇抄、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作“诸”,冯班家抄本、张氏藏清抄本、顾跋本作“谁”;《禅庭芦竹十二韵呈郑谷郎中》诗“映带兼苔石,参差近画楹”,柳鈇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作“近”,冯班家抄本作“逸”,张氏藏清抄本、顾跋本亦作“逸”;《思游峨眉寄林下诸友》诗“会抛湘寺去,便逐蜀帆归”,柳鈇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作“便”,冯班家抄本作“更”,张氏藏清抄本和顾跋本亦作“更”;《闻贯休下世》诗“欲去焚香礼,啼猿峡阻修”,柳鈇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作“礼”字,冯班家抄本作“裡”字,张氏藏清抄本、顾跋本亦作“裡”字;《送卢说乱后投知己》诗“兵寇残江墅,生涯尽荡除”,柳鈇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作“江”,冯班家抄本作“红”,张氏藏清抄本、顾跋本亦作“红”。卷四《送周秀游峡》“又向夔城去,知难动旅魂”,柳鈇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作“向”,冯班家抄本、张氏藏清抄本、顾跋本作“白”;《永夜》诗“神闲无万虑,壁冷有残灯。”柳鈇抄本、何焯藏明抄本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皆作“虑”,冯班家抄本、张氏藏清抄本、顾跋本作“应”。此种甚多,不一一枚举。而两本又由于抄录时校勘不严,与冯班家抄本偶有不同之处。张氏藏清抄本和顾跋本两本中,张氏藏清抄本与冯班家抄本相异之处要少一些,而顾跋本相对略多。

综之,在《白莲集》现存各本之中,柳鈇抄本直接抄自宋本,价值最高。何焯藏明抄本直接源自柳鈇抄本,最接近柳鈇抄本原貌,又经何焯据杨南峰家抄本校勘,不仅改正了柳鈇抄本一些明显讹误,并可由其校勘记推知杨南峰本面貌。冯班家抄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曹氏书仓本与柳鈇抄本异同颇多,可能均出自辗转传录,而非直接抄录自柳鈇抄本。然柳鈇抄本之阙文,三本皆备,亦不失资证价值。张氏藏清抄本和顾一鶚跋本皆来源于冯班家抄本,辗转颇多,故讹谬多些。毛氏汲古阁刻《唐三高僧诗集》与柳鈇抄本虽亦时有异同,然其为现存《白莲集》最早之刻本,亦不可忽。另,《全唐诗》和朱警《唐百家诗》亦悉录僧齐己之诗,可与《白莲集》互见,并增补遗诗。

【作者简介】周小艳,女,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。研究方向:元明清文学。